

中國方志叢書·第二二六號

據清舒啓修吳光昇纂影印
清乾隆二十九年修民國二十一年鉛字重印

廣西

柳州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5887

中華民國五十年十二月臺一版

柳州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新高美印製有限公司

三重市長興街九十三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應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集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顧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Linahong)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瑶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馬平縣志序

昔周官設正縣縣自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以下爲長所謂親民之官是也馬平漢潭中地至卑并樂沙崖山新平三邑爲一縣而縣乃大後代仍之視古萬戶奚啻倍蓰况附郭龍城城廂內外兵民雜處由江而南厥都凡六獠獠居多令斯土者欲攷其山川訪其風俗稽其田賦徭役與官師人物舍志孰從而求之壬午春余攝柳篆倡脩郡志前令無能爲役嗣奉

制撫兩憲以地當衝要非擅精明強幹之才者不堪其任于是調潯陽令舒侯來尹茲邑甫下車撥繁彌簡理劇無滯向聞綽有能聲今果然矣暇時來謁余曰諸紳士聞公興舉廢墜咸欣然樂從且欲于纂輯郡志之餘兼脩縣志刊刻成書以備一邑掌故敢請余曰固吾志也徵侯言余豈忘之侯乃徵文覈獻詢及藹藹已匪朝夕又得集潭筆削謹嚴勿猥勿駢志藁既就遂出以示余并徵序弁諸簡端余惟紳士者民之望也令長者紳士之表也紳士居鄉而無善行則望不尊民皆得而賤之矣令長居官而無循聲

則表不正紳士皆將狎而慢之矣今侯蒞任未幾一日意諭色授而邑中華鬚秀髮輒奔走趨事之不遑諒必有以深愜乎諸紳士之願者以此知侯非百里才當不止于萬戶侯而已也余既重侯請而又嘉諸紳士克襄斯舉故不辭而爲之序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仲春既望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詰封中憲大夫分巡右江觀察使者析津王錦撰并書

馬平縣志序

邑之顯晦係乎志志之廢舉存乎人志存雖叢爾彈丸僻且狹矣而載籍輝煌山川風土之所在政治文章之所陳官師人物姓氏之章章可考令覽人其志殷然想見此中之大有人焉秦之武功小邑也其縣志得康對山先生爲之僅一帙耳而徵文考獻朗若日星名賢手筆世咸欲得而讀之余曩守扶風倣其意作鳳翔志略一書繼而補柳州謁觀察使王公適公倡修郡志囑余爲序余不揣謏劣竊幸躬逢其盛旣嘗爲其序矣未幾馬平宰舒君亦以縣志告成問序於余余惟馬平一邑嶺表之名區也其間山明水秀景物賔研自有唐柳子厚開此邦之文教代有偉人明季甲第尤盛如張鶴樓之氣節文章卓卓可表宜乎載籍詳明乃志缺有間百年如茲矣憶余初下車披閱縣志鈔本僅寥寥數頁簡畧太甚余固嘗疑之疑夫馬邑之志不應若是曾幾何時而縣志燦然一新廢者修缺者補山川增其景象文明發其光華向之因陋守殘今則卓然改觀徵舒君之才不及此矣夫美不自美人而彰武功也不遇對山安能表其縣志

哉然則馬邑之志廢而復舉存乎舒君馬邑之顯係乎志係乎時尤係乎此邦之彥也
人文蔚起繼武鶴樓余將拭目以俟之

乾隆二十九年歲次甲申季春旣望中憲大夫知柳州府事加三級紀錄二次河東承
菴劉組曾謹序

馬平縣志序

邑故無志其志草二冊乃康熙六年上谷閩侯所作者越三十餘載邑人唐君稍加補綴又四十年而學博馬君就遺帙挹損之集冊有四分目爲八嗚呼諸君子後先相繼收拾散亡于荒蕪煨燼中可謂賢矣惜其門雖分而類小屬前有弁言駢儷非體後有總論弁鄙少文紀載廖廖事蹟失攷未可云完書也壬午夏余由潯陽調任茲土謁觀察王公蒙諭以倡脩郡志首在徵文考獻維持風教爲兢兢爰進邑紳士于延而告之言未旣輒奔走懽呼共襄盛舉有頃復來請曰郡志固不可無邑志亦胡可少惟侯留意焉余心躋之竊以舊志率略太甚非殫見洽聞者不足拾遺弭闕繇是旁蒐博採參以己論因公冗未暇轉乞武林吳集潭先生纂輯不數月而志竣遂錄呈道府兩憲鑒定并丐序弁諸簡端以授梓人嗟乎天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近或數年遠或數十年且遲至百年之久皆有數焉不可強也夫一縣志耳閩創之唐因之馬踵而增之遙遙百年來宰斯邑者豈絕無一二興廢舉墜之人何竟因循荏苒迄今而始觀厥成非大

有一定之數早懸以相待者與雖然志待吾而成吾又不能無所待而興者也嚮使觀察不先倡修率屬以爲風厲激揚之具則余亦猶是沿陋就簡中人而已矣史公曰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其信矣夫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春仲上浣勅授文林郎知柳州府馬平縣事加三級紀錄三次長白舒啟序并書

修志姓名

監修

馬平縣知縣 舒 啓

編纂

浙江仁和縣舉人候選知縣 吳光昇

監局

馬平縣儒學教諭 常陳猷

馬平縣儒學訓導 潘斗文

原修

前任馬平縣知縣 閻興邦

馬平縣進士山東武城縣知縣 戴朱紘

馬平縣舉人河南光山縣知縣 唐學益

前任馬平縣教諭 馬士儁

柳州縣志

修志姓名

柳州縣志目錄

卷首

縣圖

卷一

天文

星野

氣候

祥禳

卷二

地輿

形勢

疆域

山川

驛站

溝壑
物產

卷三

建置

沿革

城地

壇廟

廨署

倉庫

卷四

賦役

田賦

積貯

戶口

鹽課

柳州縣志目錄

柳州縣志 目錄

卷五

學校 學宮 書院 義學 社學 學田
祭田

卷六

秩官 官制 官蹟 封廕 選請

卷七

人物 選舉 鄉賢 忠孝 節烈 碩行
隱逸 流寓 仙釋

卷八

藝文 敕表 疏議 策記

卷九

藝文 序傳 引銘 牒文 攷示

卷十

藝文 詩 五七言古 五七言律
五七言排律 五七言絕 賦 行

重印柳州縣志略例 六則

一縣名原稱馬平屬柳州府附郭邑即唐柳侯出制柳州舊治也且歷代爲嶺表要區故柳州之名不但與桂林蒼梧久爲遐邇所並稱卽邦人士一般稱道亦習以柳州代表馬平而置馬平二字於弗講由來舊矣民國成立元年裁縣以柳州府長行縣事二年廢府制復稱馬平縣焉然柳州之名雖廢省內外郵電往還尙仍舊稱馬平之名雖存乃不能出郭門一步職是故縣教育會教育局民團司令部財務局諸君子爰集邦人士聯請省政府改馬平爲柳州以符名實於二十年一月得請准改今名茲重印馬平縣志故易以柳州二字冠縣名云

一縣志初刊行於清乾隆二十九年中遭咸豐之亂郡城於七年失守公私塗炭版毀無存嗣由主賓興館事諸前輩重金訪購復獲初刊本一部重刊於光緒二十一年版存今教育局藏書樓中詎民國十七年十月郡城大火災全城內外西半屋廬二千餘戶盡成焦土無幸免者重刊版又於時同付一炬且各家存書因迭遭喪亂亦散失殆盡深恐更逾歲月前代文獻湮沒無徵特由教育局提款重印五百部借廣流傳云